



部落を教室に 民族語のみの平和部落の幼児・学童保育クラス
 The Aboriginal Community as the Classroom: An All Payuan-
 Language-Speaking Day Care Service in Piuma Community
 文・圖—gincu kaleva 潘秀美 (屏東縣泰武鄉平和部落托育班教保員)

把部落當教室 ——平和部落全族語托育班

原鄉的族語家庭現況——屏東縣泰武鄉 ▼

我想先來談談托育班的故事，再一一和大家分享我們的經驗與看見，例如：托育班的開始，族、華語並用的時期及老師、孩子們的改變，家長的認同與徬徨，對社區的影響與建議。

把部落當教室 讓孩子在社區裡穿梭如蜂

「行政院原住民族幼托服務暨保母訓練與輔導實驗計畫」實施至2012年已整整3年，屏東縣泰武鄉平和部落托育班努力摸索適合我們排灣族、適合我們部落孩子的教學模式，以及嘗試尋找部落失落的文化，包括了語言、文化、生命教育等。為使語言留下，平和部落托育班於2009年4月開始了全面族語化的教學。我們體認到，主題式教學並非最貼近部落生活模式的教學方法；我們也發現，部落才是我們的教室，而學校裡的教室只是我們休息、討論、分享、統整教學活動的休憩區。

部落是教室的概念，出自於我們可以親自參與社區的活動、可以參與vuvu們的耕種、收成及祭儀；我們也可以透過族人一整年的活動過程，讓孩子沉浸在部落語言、風俗習慣的文化環境中，慢慢地、漸漸地，在耳濡目染的情境中找到自己，內化排灣族相互扶持、相互分享的生命教育課程。在學校教室裡的虛擬情境或許會達成一些目標，但畢竟不真實，少了對大地與生命的感動。於是，孩子的學習更貼近社區，孩子猶如部落的蜜蜂不停地穿梭在大自然裡，為的是充實自己的生活與延續自己的生命。

從雙語並用到全面族語

猶記在2009年，我們舉辦了一場親子座談會，目的是希望家長能夠分享自己對平和部落托育班實施全族語教學的想法、意見。那天與會的家長參與率是百分之百，但發表意見來肯定與支持的，大部分是



把部落當教室，讓孩子猶如蜜蜂般不停穿梭在大自然裡，充實自己的生活並延續自己的生命。



對於平和部落托育班的全族語教學，老人家多表肯定，年輕家長則感到徬徨。

較為年長的老人家。年輕的家長默不作聲但透露質疑，他們不反對卻在事後表達對孩子學習的徬徨。

全族語教學實施初期，我看到了年輕老師們的焦慮，也看見了孩子無助的眼神，於是決定放慢腳步，實施「族華語並用」。希望老師和孩子們可以藉由這段時間，慢慢地進入全族語教學的環境。4個月的磨合期很快就過去了，我可以用自己的語言——排灣語和孩子互動，更開心的是，孩子們也開始嘗試用自己的語言交談，雖然族語中夾雜著華語，但對我而言卻是莫大的鼓勵。

隱身於主流 不識族語與自己

這麼多年來，我們努力尋找原住民族教育

為使語言留下，平和部落托育班於2009年4月開始了全面族語化的教學。我們體認到，主題式教學並不適合部落；我們也發現，部落才是我們的教室，而學校裡的教室只是我們休息、討論、分享、統整教學活動的休憩區。





家庭語化需要具有共識的家長，組織一個以部落（社區）為據點的團體相互協力、共同扶持與分享。除了相關單位應在族語家庭化推動過程中予以支援，教育部也應正視我們的不同，制訂一套適合原住民孩子學習的課程與教材。



的核心價值，卻也不自覺地向一般教育體制下的主流價值靠攏，逐漸喪失自己原來的本色。「原住民族教育法」立法不過14年，而台灣原住民族卻身處於主流文化中已不下幾十年頭，我們失去了語言，失去了民族；更悲慘的是，我們竟然連自己都不認識。

2009~2011年，我們的老師和孩子沉浸在全族語學習的環境中，在部落的生活週期裡認識了自己的部落，在田間欣賞著隨風搖曳的小米，在部落享受著vuvu們的關愛——而我，在孩子們的眼神中看見了自信。只是，年輕家長真的認同我們的做法嗎？這一群原住民家長，也就是我們現今學齡前兒童的父母，他們其實沒有錯！錯的是同樣生活在台灣的我們，沒有相互尊重與看見彼此。

年輕的父母問我：「sinsi（老師），孩子們一直說族語，會不會忘記說國語？」我說：「那您和孩子在家說族語嗎？」他們說：「怎麼可能…我又不會說。」這不是現代父母的錯，因為家庭教育灌輸我們要多讀一點書才能找到好工作，學校教育教導我們要多讀一點書才會考上好學校，進入社會又必須學會調整自己的腳步、適應他人的節奏。由於我們相信「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說法，積極地面對生活與物質的需求，卻消極地認為可以變得和一般人一樣；但靜下心來，深深地思索，我們是生存了，但失去的遠比得到的要來得更多更多…。

用族語引領一條回家的路

2007年得知屏東縣立來義中學為原住民族重點學校，我和即將念國中的女兒討論回到原鄉就讀的意願。我誠實地將我的想法告訴他，希望她可以在這間學校慢慢地找回失去的語言，並且相信這個環境對她一定是友善的。但女兒的回答卻有如當頭棒喝！她說：「學習族語為什麼大老遠地選擇那裡，我們在家裡學不就得了嗎？最重要的是要住校…我不想…」我說：「謝謝你告訴我族語可以在家裡學，但原住民的團體學習生活



學齡前是學習族語的關鍵期，孩子們需要一套適合部落生活週期的教材與教法。



孩子們在全族語學習的環境中認識了自己的部落，眼神散發著自信。

方式是別的學校不能給你的…」於是孩子每週日及週五必須乘坐公車往返來義、東港。這段時間為表達對此事的重視，我一定警惕自己非必要決不說華語。

學齡前是學習語言（族語）的關鍵期，以平和部落托育班的推動過程和教學經驗，我們可以了解家長的擔心是什麼。我們常不定期地討論托育工作會遇到的困難和瓶頸，追溯這群年輕家長的成長背景，他們沒有會說miljijiljingan的長輩陪伴，他們的父母更是在主流教育體制下深受「培育」的一代。他們不但沒有機會認識自己的文化，甚至於更糟糕地對自己的文化產生不認同與偏見，這就是我們團隊中常說「沒記憶、沒經驗」的年輕族群。他們連最基本的「自我」都被環境剝奪，更別說是民族主體性了。

讓孩子在部落紮根 成為原住民的活血

我們究竟該如何循序漸進地挽救自己的語言？關鍵就在於我們所實施的文化、族語課程，是否得到了支持。如果能讓大家認同保留原住民的文化、語言，其實同時也開拓了台灣觀光與文化產業。政府應訂定各種制度與獎勵辦法，包括：（一）教育部修改原住學生之課程，制訂一套適合原住民孩子學習的方式與教材，正視我們的不同；（二）家庭族語化需要具共識之家長，組織一個以部落（社區）為據點之團體相互協力、共同扶持與分享，而

推動過程中的資源投入則有賴相關單位的明智策略。

部落生活教育是兼具族語、文化及自我認同的紮根工作，過程艱辛卻是紮紮實實地深入土地之核心。使每位原住民孩子擁有「流動的」原住民血液，就算遭遇再多困難也都是值得。◆



潘秀美

排灣族，屏東縣泰武鄉平和村比悠瑪部落人，族名gincu kaleva，1966年生。慈惠醫專幼保科畢業、屏師幼稚教育學分班、樹德科技大學兒童與家庭學系碩士班。現任屏東縣泰武鄉平和部落托育班教保員，極力推廣學齡前

幼兒之全族語教學。